

歷史人物傳記叢書

中國古代探險家與旅行家

王軒成編著



中國古代探險家與旅行家

王 軒 成 編 著

香 港 上 海 書 局 印 行

中國古代探險家與旅行家

王軒成編著

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六樓A座

SHANGHAI BOOK CO., LTD.

Block 'A' 5th Fl. 179-180 Connaught Rd. W.,

Hong Kong

快達鍍膠印刷廠承印

葵涌華星街保盈工業大廈六樓C座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目錄

東西陸路交通的開拓者張騫·····	一
馬援、班超與漢代探險家中足跡最遠的甘英·····	一七
法顯渡流沙泛漲海及其歸時航程的揣測·····	二七
傑出的西行求佛法者唐玄奘·····	三九
鄭和下西洋與東西新航路的發現·····	五八
實證地理學家的鼻祖鄺道元·····	七五
志潔行芳的大旅行家徐霞客·····	八〇

東西陸路交通的開拓者張騫

一

張騫，漢朝漢中郡（今陝西省南部）成固縣人。公元前一三八至前一一五（漢武帝建元）年間，張騫曾兩度出使西域，這件事在中國歷史上向視為頭等榮耀的大事。

漢時，北方的匈奴常來侵擾中國，漢高祖劉邦曾經帶兵去討伐匈奴，被匈奴四十萬騎兵圍困了七天。從此漢朝皇帝都很畏懼匈奴，很久一直只取防禦政策，有時把一些從民間找來的漂亮女子充公主，嫁給匈奴的單于作妻子，還每年送禮去，名叫「和親」。「昭君和番」便是這一類故事的代表。公元前一四一年，劉邦的十六歲曾孫劉徹繼位，這便是歷史上以文治武功著名的漢武帝。武帝一反從前單純的防禦政策，他要主動出擊。但匈奴跟西域諸國相交結，對抗漢軍，因此勢力很頑強。後來原住於祈連山一帶的月氏人和匈奴互相攻伐，月氏大敗，國王也被殺了。月氏人逃到葱嶺以西立國，並且逐漸富強起來，歷史

上稱這叫大月氏，其餘留在老地方的一小部分人別稱小月氏。月氏和匈奴因此結下深仇，常思報復，漢武帝從投順漢朝的月氏人的口中得悉這件事以後，想連絡月氏（大月氏，下同）合力夾擊匈奴。但要去連絡月氏必得通過匈奴境，而那時漢朝上下對於西域地理知識還幾乎是一無所知，沒有人敢冒險前去。

在這樣的情形下，漢武帝便下令招募勇士西行探險，一共募得百餘人，張騫是其中之一。

張騫起初原做着一種叫做「郎」的小官。相傳他爲人膽大心細，很有些才幹，所以他成了這一支探險隊的領袖。他的行程以陝西長安（西安）爲起點，通過甘肅走廊，橫貫新疆沙漠，越天山，直抵葱嶺以西。他滯留在西域前後共歷十餘年，回來時只剩下他跟他的助手匈奴人甘父。憑他十多年的艱苦閱歷，補填了漢以前中國人對西域地理知識空白的一頁。有關他這次西行探險的文獻紀錄二千年來仍一直處於權威地位。他在探險成功歸來時漢武帝封他爲博望侯，卽以他爲知識廣博和高瞻遠矚的意思。因他此行的成功，歐亞陸路交通得以打開，爲東西文化的溝通打開了道路。在這一意義上說，他的貢獻對於世界歷史亦可說是不朽的。比較起來，漢朝皇帝要他充當討伐西北游牧民族的尖兵這一點初衷倒是不足道的了。

二

公元前一三八年，歷史上第一次溝通東方和西方的一支以張騫爲首的探險隊出發了。那時正是漢武帝登位後的第四年。

張騫他們從長安出發，經過隴西郡（現在甘肅的南部），便踏入匈奴境。他們的目的地，是葱嶺西面的大月氏國。

探險隊由張騫持旌節。這旌節表明他的使臣身份，它是用一根七尺多長的竹竿作成的，上面綴以一簇簇的牦牛尾毛。探險隊的嚮導人甘父，原是匈奴人，被漢人俘擄後，成一個姓堂邑的漢族大家的奴隸。甘父是一個出色的箭手，他因此被釋參加了漢軍，後來成了張騫的得力助手。

張騫一行百餘人衆，出發纔數天，在沙漠的邊沿區上就遭遇上了匈奴的襲擊，他們雖然力戰想求逃脫，無奈寡不敵衆，除戰死者外，其餘的人都被俘，成了匈奴的奴隸，被迫替奴隸主放牧。後來張騫娶了匈奴女子爲妻，並生下兒子。

就這樣，他們在匈奴境內住了將近十一年。爲了逐水草放牧的關係，張騫以他的耳聞目見而認識了西域的地理。終於抓住機會，糾合了他的舊部下數十人逃脫，他們繼續向西

進發，尋找他們的目的地大月氏。爲了行色倉猝，張騫只好拋妻棄兒而去。

所謂西域，區域本來沒有一定的範圍，大約是指今日中國新疆的天山南路、崑崙山北面、以至蔥嶺以西的地方而言。這裏包括許多小國和許多的民族。這些小國有一部分是以農業爲生的定居國。有些是以畜牧爲生的、逐水草而居的行國。

據文獻所載，當時張騫所知道的西域地理大約如次述：

匈奴的西境有個險要的地方，名叫白龍堆，那大抵是一片亂石頭的所謂石漠——沙漠有二種，成熟期的沙漠完全是一片細沙的海，稱爲流沙；另一種就是還沒完全風化而成細沙的石漠，那不過是一片石頭地，上面堆滿着大大小小的石頭。

白龍堆的西面有個大湖，當時叫做鹽澤，這就是現今地圖上的羅布泊。鹽澤以西的地方，就不再是匈奴的範圍了。張騫當時所說的西域，是指羅布泊迤西的地方說的。

張騫當時已知道這西域地方有兩座高不見頂的大山，在北面的叫北山，在南面的叫南山。這當然就是今日地圖上的天山和阿爾泰山。張騫還知道這兩座大山西接蔥嶺，中間是一塊很大的平地，東西六千多里，南北一千多里。平地的中央，是一片大沙漠。沙漠的北側，有一條大河，從西面的蔥嶺向東流入鹽澤湖。平地四周高山脚下，由高山融雪匯成了許多小河，滋潤了許多綠洲。每一片綠洲，就是一個國家，有所謂西域三十六國。這

些國家都很小，每一國家除佔有一片爲他們生息所賴的大水草田外，照例還有一座城池，它們就是今日新疆地圖上那許多縣份的前身。這些國家有些是像匈奴那樣靠畜牧爲生的，有些是像漢朝那樣以農業爲生的，但大都仍以畜牧爲主要副業。因爲放牧要逐水草而居，所以有行國之稱。當時羅布泊西孔雀河口上的樓蘭國，還是一個很富庶的國家，有很發達的農業和很好的城池房舍，可是後來由於羅布泊變了位置——沙漠的河湖是常常會搬家的——這個國家失去了水即等於失去它的生命線，於是逐漸湮沒。

張騫要找尋的月氏國，不在這三十六國以內，它還在葱嶺以西。月氏原住羅布泊以東的祁連山一帶。月氏人被匈奴人一直向西追趕了好幾千里，先是把原住在北山西部山區裏的塞國人打敗，佔據了塞國人的土地定居下來。可是後來月氏人又被另一個敵人——烏孫國所打敗，這纔被逐到葱嶺以西。那經過的情形是這樣的：當月氏還在祁連山一帶時，曾經滅掉離它不遠的烏孫國，把國王也殺掉了。當時烏孫人就去依附匈奴。被殺的烏孫王遺下一個剛出世的兒子，據說這孩子由一隻狼給他餵奶，還有一隻鳥銜肉飛來給他吃，匈奴單于聽說這事，認爲這孩子是神仙轉世而來的，便收養了他，等他長大以後，就把原來的烏孫臣民交還給他自己去統率，幫助他訓練軍隊。這個新的烏孫王名叫昆莫，張騫出使西域時，烏孫國正是昆莫王統治的時候。昆莫王要替他的父王報仇雪恨，出兵攻打已佔領塞

國地方的月氏，匈奴人也出兵幫助昆莫王。結果月氏大敗而逃。於是輪到烏孫人佔據塞國舊地，月氏再被迫到了蔥嶺以西去了。

當時張騫一行人逃出了匈奴境，在蔥嶺以西，到達了一個國家，名叫大宛。這大約是現今中亞細亞的烏茲別克一帶地方。起初，大宛國人把他們當奸細捉拿起來，及後大宛國王問明是漢朝的使臣，便非常優待他們。因為大宛國王久慕漢朝富強，正想跟漢朝來往，只恨匈奴阻隔在兩國中間。爲了博取漢朝的好感起見，大宛國王決定派人把張騫他們送到月氏去。

在逗留在大宛國的時候，張騫對這個國家的情形也領略得不少。這是一個很富庶的農業國，已經知道引河水灌溉農田，種植米麥。不過當時大宛人用的農具還是木頭和銅做的。這裏出產很好的葡萄，盛行用葡萄釀酒，許多富足的人家都藏有幾十年的陳酒。這裏的草地長滿了苜蓿，那是馬頂愛吃的一種野生植物，吃了它可使馬長得很肥。因此這裏又出產良馬著名。匈奴也出產很好的馬，漢代稱爲騊、騊、騊、除一類好馬，在匈奴人都視爲寶馬，但都沒有大宛的馬好。大宛的馬高大健壯，毛色美麗，稱爲汗血馬，大宛人說牠是天馬的分支。所謂天馬是什麼呢？原來大宛國境內那些人跡難到的高山上，常有些來去如飛的野馬在那裏出沒，大宛人管這種只能遠望而不能捉住的野馬叫天馬。於是大宛人

把品質優良的母馬放在山下，等天馬來來交配，那所生下來的馬便是血汗馬。牠們那來去如飛的本領比起天馬來雖然還差一些，但跟普通的馬比起來可就大不相同了。

據張騫後來所說大宛人的風俗中有一點是還值得一提的，那就是：這裏的婦女似乎很受男人的尊敬，因為他看見男人們有了事情時總是去向婦女請教的。

張騫和他的部下離開了大宛國，跟大宛國王派給他們的嚮導一起走上了去大月氏的道路。他們爬山越嶺，到了康居國。

這康居國大約就是現今地圖上的烏茲別克和哈薩克一帶的地方，它的首都叫卑圖。這是一個不能自立的弱國，當時它一方面受制於匈奴，一方面又要看月氏人的面色。所以，當張騫一行人跟康居國王說明來意，以後國王就派人送他們過境到大月氏去。

當時這大月氏國的所在地，大約是相當於現今地圖上的塔吉克和阿富汗邊境一帶的地方。

在張騫他們走近大月氏的山間大路上，漸覺氣候比別處溫和，有時還碰到一陣小雨，這在塞外的旅客看來是希罕的。因為在現今地圖上燉煌以西大部分地區幾乎是無雨地帶。大月氏附近的山上都長滿了茂密的樹木，草地上隨處是牛馬羊羣，也可聽到小溪流水的聲音和鳥叫。這一切表示它是一個比張騫他們前此所見更為富庶的農業國。

大月氏國的首都叫鹽氏城，又叫藍市，原本是大夏國的首都。自從大月氏人佔了大夏國，大月氏的王庭也就從媯水以北遷都到這裏來。

這媯水是沙漠上一條有名的大河，它就是現今地圖上的阿姆河。它的流域現在分屬阿富汗和蘇聯兩國。這是一條急流洶湧的河，它來自蔥嶺，向北流過一片大沙漠，最後注入西海——這西海是指今地圖上的鹹海。

大月氏的氣勢給張騫這一行遠方的來客以許多驚奇。它有雄偉的城牆，城樓上有紅欄綠瓦，修飾得十分壯觀。城內街道繁華，行人擠擁，商店裏陳列着各種各樣的貨物。

張騫見到了大月氏的國王，纔曉得那是一個年老的婦人。原來她正是在他們的老家祈連山一帶被匈奴人所殺那國王的遺妻。

張騫向月氏國女王道達來意，說明漢朝正在厲兵秣馬，準備進攻匈奴，並且要求月氏也出兵夾擊，替前王洗雪舊仇，還許以將來勝利之日以厚禮酬謝。女王原要替丈夫報仇，便滿口答應。在這國度裏張騫一行人受到很好的待遇，女王命令把最好的食品和最珍奇的玩物供應他們，派了專人陪同他們到處遊覽。

這個國家除了土地肥沃和物產豐富之外，還有一點很引起張騫注意的是，人們善於經商，長途跋涉到國外去販賣貨物。

奉命陪同張騫一行人去遊玩的月氏人，帶領他們的客人去觀光了好些個太月氏以外的國家。

處在蔥嶺以西的國家，土地都是比較寬闊的，每一個國家的土地上都還有許多城市，不像蔥嶺以東的「城郭之國」那樣，每一個國家只是沙漠裏的一小片綠洲，中間只有一座孤城。

蔥嶺以西各國中最大的還不是大月氏，而是安息。安息就是波斯，即今日的伊朗，其地位於當時的大月氏以西好幾千里之遙。安息擁有大大小小的城市共達幾百個之多。它的主要出產物有稻麥和葡萄等。商業和交通運輸很發達，富於舟車之利。有文字，字是橫行的，書寫於皮革上面。

安息以西的國家還有條支和黎軒等。張騫認為這些國家離漢朝天下有好幾萬里路了。條支在地中海旁，就是現今敘利亞一帶。這國家是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死後分裂而成的。黎軒又稱大秦，其實就是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古羅馬帝國。這些國家，當時張騫雖然僅係耳食傳聞，但他把這些傳聞帶回漢朝，對後來西行探險的人無疑有很大的啓示作用。二百多年後班超的部將甘英，便走到條支而西望大秦。

有一天，張騫在大夏舊國的市場上閒逛，他偶然發現兩樣漢朝的商貨：一樣是蜀布，

另一樣是邛（邛山）竹。經過向人打聽，他得悉這兩樣漢朝的貨物是商人們經由身毒國販運來的。這身毒國就是現在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一帶。張騫當時知道它在大夏國的東南好幾千里。他還曉得這是一個炎熱的國家，四季如夏，比大夏熱得多，但雨水也得多，土地也比較平坦，物產和大夏差不多。那裏產象，那裏的士兵騎在象背上打仗。國境內有一條大河，首都就在這河邊上——這就是張騫所知道的印度。

張騫知道大夏已經在長安西南約有一萬二千里，現在身毒又在大夏的東南好幾千里，但在身毒却可買到蜀地出產的錦，因此張騫推想這身毒國一定距離蜀地不遠。並因此，張騫更考慮到，將來他們回程時，如果從身毒經由蜀地回到長安的話，那不只是路程近便得多，而且又不愁會遭遇到匈奴的襲擊。

張騫一行人居葱嶺以西一年餘，大月氏女王對於出兵夾擊匈奴事，只是口惠而實不至。事實上是因為大月氏人現在的國家太富足了，他們不想動刀兵。他們老家那片地方不如這裏肥沃，打回老家的人口號對他們沒有太大的誘惑力。況且漢朝和他們太隔閡，他們懷疑漢朝真能給他們什麼好處。張騫明白了這點底蘊後，只好作歸計。

擺在張騫面前的歸程有三條：第一是從身毒回去；第二是取道羌地回去。羌即現今青海一帶；第三是假道北山各國經鹽澤回去。第一條路究竟太渺茫，第三條路怕匈奴人攔

阻，於是決定取第二條路線。

對於羌地的路途，張騫早有成竹在胸。他們一行人先要穿越葱嶺以南一個名叫懸渡的峽谷，再傍着南山走，從南山一個缺口爬過去，就可以到羌地。再從羌地折向東走，便是直指長安的大路了。

進入懸渡的幾天，山路也很艱險，人在裏面轉來轉去找不出道路。懸渡兩岸削壁，中間的峽谷深不見底。削壁上只有尺來寬的棧道，沿路有繩索，行人以身貼着石壁，一手牽馬，一手牽繩附索而過。這峽谷裏約有三十里路沒有地方可以休息。

出得峽谷時，已是馬疲人倒，而南山（天山）却像一座頂住天的屏風那樣擋在他們的面前。山上空氣稀薄，行人呼吸困難而且頭昏腦痛。時當夏季，融解着的冰河，時時會給他們以致命的危險。

張騫一行人熬着飢餓和疲倦，他們正尋找那個在今日已成交通孔道的天山缺口時，一隊匈奴的騎兵發現了他們，加以逮捕，把他們押回匈奴的王庭。

這一趟匈奴的單于對待張騫他們可沒從前客氣了。他們被拷打，帶上最重的鐐銬，還受命去挖井。

這單于名叫軍臣單于。張騫他們被囚一年以後，適值軍臣單于死去，左谷蠡王帶兵到

王庭，和軍臣單于的太子打起來。張騫和少數幾個手下乘亂逃脫，隨從中的一個是甘父。半路上，張騫的匈奴妻子也趕來跟上他走，但他們的孩子却在兵慌馬亂中散失了。

憑張騫的地理知識和甘父的射箭本領，他們在沙漠裏沒有挨餓，而且終於摸索走到了萬里長城。這支探險隊出發時有一百多人，可是現在只贖下張騫和甘父了。他們在外共歷十三年。

這時漢朝對匈奴的大戰已展開了三年，漢軍節節勝利，從匈奴人手裏奪回了不少失地。

張騫回到長安。武帝幾乎已想不起他了，滿朝的人也料他早就埋骨異域。張騫向武帝覆命，說明月氏人不肯出兵打匈奴。然後，陸續向朝廷細述在外十三年的異聞奇遇，使漢武帝感到莫大的興趣。這時張騫官拜中大夫，甘父也得到一個名叫奉使君的官職。

三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回來後，長安的街頭巷尾人人談論着西域各國的異聞。商人們聽說那裏有龐大的市場和許多珍奇的物產，都想去做生意。而這一切都正投合那位對外拓展的雄心很高的皇帝的興趣。這便作下了張騫二次往西域探險的根由。

在張騫再往西域之前，他還參與組織過南進的探險。因為張騫向漢武帝說過在西域看見由身毒運去的蜀布和邛竹，他向漢武帝陳說他對於可能交通身毒的種種付想。在漢武帝的授意和商人的慫恿下，張騫派遣了使者王然于等分四條路去找尋身毒。可是使者在路上遇到種種困難，死的死，折回的折回了。其中較有成就的一路走到了現今的雲南邊境，但是橫斷山系的千山萬水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因此也未竟全功。

此外，張騫還在二次西行之前直接參與過漢朝對匈奴的軍事活動。先是，他被羅致在大將軍衛青的幕下參與軍機。他知道沙漠裏什麼地方有水草，什麼地方可能是匈奴大軍駐屯和常常出沒的。漢軍每次推進，都佔據着水草地宿營，然後作戰。就是這樣，憑了張騫對西域的地理知識，使漢軍得以揮軍深入沙漠作戰，而且取得了空前的大勝利。

張騫就是因參與衛青將軍這一役的功勞，得封博望侯。

接着，張騫和李廣兩位大將軍分別領兵出擊。這一次張騫却出了岔子。事情是這樣的：張騫受命領騎兵一萬，李廣騎兵四千，兩個將軍以右北平（今河北省東部）作起點出巡搜索匈奴。他們各走不同的路線，約定時間地點會師。張騫在出巡的路上因為追蹤敵人，耽誤了約定的會師日期，不料李廣在這期間跟優勢的敵人遭遇，被迫獨力跟十倍的匈奴騎兵作戰，以致損失慘重。張騫因此被召回長安判罪，遞奪去爵位和一切官職，出錢贖